心經

坤

共二

心經附註卷三

西山真氏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朝朝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朝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

幾希則其朝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
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
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
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
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
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
　之心也平朝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
　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同然
　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

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朝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此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朝晝所爲之不善者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㦸則必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既薄則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平朝之氣亦不能清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也○又曰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

時亦無定處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
測危動難安如此不可頃刻失其養也○
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
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此
章之指最爲要切學者宜熟玩而深省之
○附註范純夫之女讀孟子操存章曰孟
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伊川先生聞之曰
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
或問伊川言純夫女却能識心一段朱
子曰心却易識只是不識孟子之意心

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看不爾則是釋氏
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
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只是兀然守在
這裏忽有事至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
舍則亡也○又曰純夫女知心而不知
孟子此女當是實不勞攘故云無出入
而不知人有出入猶無病者不知人之
疾痛也
○蘭溪范氏曰君子之學本於心心不在
焉則視簡不見聽諷不聞此其於口耳之

學猶莫之入也况窮理致知乎是以學者
必先存心心存則本立本立而後可以言
學蓋學者覺也覺由乎心心且不存何覺
之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不存殆將晦昧
僻違觸情從欲不能自別於物尚安所覺
哉然心雖未嘗不動也而有所謂至靜彼
紛紜于中者浮念耳邪思耳物交而引之
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靜者固自若也
君子論心必曰存亡云者心非誠亡也以

操捨言之耳人能知所以操之則心存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養以寡欲使不
誘於外此存心之權輿也
按范氏此段謂學者覺也及謂心非識
亡以操捨言之皆有合于程子之說又
謂存心在至靜而權輿于寡欲亦有合
于周子之說
○朱子答石子重書曰孔子言操存舍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
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

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其舍亡致得如此走作則孔子言心體者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亡所致也又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為哉偶記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

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或問牛山之木一章朱子曰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梏亡而彼未嘗不生梏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又曰日夜之所息却是心夜氣清不與物

梏平朝之時即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者少而朝晝之所梏亡者展轉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梏亡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別人縱有此意亦形容不得

仁山金氏曰此章孟子切於救人山木一段與良心一段相對養與失養亦相

對而養之得失又在操舍之間程子又
發敬以直內一句指示操存之方可謂
切要學者讀之急宜警省存得則人存
不得則禽獸吁可畏哉

○問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真箇是難持
把不能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
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又曰這箇不干
別人事雖是難亦須自著力常惺惺不要
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若
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也更說甚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程子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按人心之不能操存多出于思慮紛擾故先儒屢屢言之然求其所以操而存者豈有他術哉亦曰靜以養之敬以持之而已今撫其論操存之說十一條如左靜敬別見

○又曰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作心主不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

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西山真氏曰程子又嘗言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只是心須教由自家此即做心主之謂也

○又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飜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嘗言約數年自上著

然便不得思量才不思量後須強把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又曰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朝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為念則又是為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也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為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以心為主

他日又曰君實近年病漸較煞放得下也○按此言則知大賢德業之進日新之功不以壯而健老而衰學者所當深省也

○又曰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某氣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愼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司馬子微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朱子曰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

能宰故才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每言坐忘即是坐馳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雖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

○又曰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

○張子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何也盖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人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

朱子曰橫渠說做工夫處便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此言說得來大段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

習熟偏勝等心實心是義理底心
○朱子曰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
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聲聽其一
聲未絶此心已自走作因是警省乃知爲
學須是致志○又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
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
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
看得來是如此○又曰人有一正念自是
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
可不察○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

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按先儒論主靜者自明道先生以下凡得九條

○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邵康節先生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秉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

朱子曰看康節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

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清明又養得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都在緊要上被他靜極了所以看得天下事理如此精明

○朱子曰主靜夜氣一章可見○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又曰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眞箇是不同○又曰今人皆不肯

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
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湊
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
坐○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工曰且學靜坐
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
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
全無思慮無邪思耳○又曰心未嘗遇事
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
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
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

是收斂做事使有精神○程子曰操約者敬而已矣

按 先儒論持敬者自程子以下凡得十條

○邵伯溫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程子曰敬

又曰敬勝百邪○朱子曰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

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
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問程子謂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
又曰入道莫如敬愚以爲誠意工夫在
格致後今乃云先立誠意始去格物毋
乃反經意與潛室陳氏曰程門此類甚
多如致知用敬亦是先侵了正心誠意
地位蓋誠敬二字通貫動靜始末不是
於格致之先更有一敬工夫在只是欲
立箇主人翁耳不然皆妄○西山真氏

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皆得所心亦不勞若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頃吏之寧人徒知爲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又曰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

或問事爲之主一段疑當使心爲事主

不可使事為心主自事為之主只是此心收在一事上不走作耳伊川欲以數珠與溫公之類

○橫渠先生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先生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謝氏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肆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間子細體認取○問橫渠只是硬把故不安否朱子曰他只是

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
學箇安
○又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
培深厚涵養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
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或問持敬覺不甚安朱子曰初學如何
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
也須勉強但覺見有些子放去便收斂
提掇起敬便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
熟○問今於下工夫之時不痛自警策

函遂栽培涵泳恐或近於放倒南軒張
氏曰敬守此心栽培涵泳正是下工夫
處若近於放倒則何栽培涵泳之有
○朱子曰敬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
可頃刻間斷○又曰敬所以抵敵人欲人
常敬則天理自明人欲上來不得○又曰
敬是箇扶策人底道理人當放肆怠惰時
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恁地雖有些
放僻邪侈意思也自退聽○問居常持敬
於靜時最好及臨事則厭倦或於臨事時

著力則覺紛擾不然則於正存敬時忽忽爲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爲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惺惺便是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摯跽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爲敬

西山眞氏曰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爲學問之本至程子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于聖門此其最大者也○魯齋許氏曰爲學

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心收斂氣不粗
暴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義者愈義
而惡者不得行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
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
事疑念得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
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之大略
也禮記一書近千萬言最初一句曰毋
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
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上生在小學便
索要敬在大學也索要敬為子為臣為

君爲父皆索要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
都索要敬這一件先能著力然後可以
論學學又先要窮理○按許氏生商戎
儆擾之秋無所師承而獨有得于程朱
之心學惜乎言語文字不能盡見其可
見者若居敬窮理之類皆至論也然則
民彝物則固不與世爲存亡而非豪傑
之士則亦豈能奮起乎百世之下也哉
○程子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
滯於一隅

按聖賢論心固以出入操存爲難而程子又以周流不滯爲貴蓋心具寂感敬兼動静非欲爲坐禪攝念之一於静者正毫釐千里之辨學者所當謹也先儒論敬兼動静者凡得十一條具列如左

○又曰呂與叔疑養氣爲有助蓋爲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静故以爲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静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

又安得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者存斯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人惡多事或人憫之程子曰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按此言學者於動時宜無所不用其敬也

○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

朱子曰橫渠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盡日讀書或靜坐存養皆是用功處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雖秋冬凋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按張子動靜交修之功

如此真學者法守也
○上蔡謝氏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
乎萬物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
事思敬正謂此耳○朱子答楊子直書曰
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
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
即此心之用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
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
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
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

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
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
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執著一主於敬
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
一息之停哉○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
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朱子曰如何都
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
節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
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
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

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
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故程子說學到專
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
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問一向把
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
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着要去把捉又
添一箇心公着知得放下不好提掇起來
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如何
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着是好事
當做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思

量數了一番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話便在這裏○問當官事多膠膠擾擾奈何曰他自膠擾我何與焉濂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斂截斷二字最緊要○黄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著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爲我方得某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

又曰人每欲不見客不知他是如何若
使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
今日與客說話一日却覺得意思舒暢
不知他門關着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
日○按朱子以楊氏爲我答黄直卿與
程子以槁木死灰答呂與叔同意見答
一事亦與程子世事須教人做同意皆
言動之不可不敬也
○朱子答許順之書曰來諭欲棲心淡泊
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以資吾神養吾真

者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活物當動而
動當靜而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是乃
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模之澹泊然後
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麽又如何其可模也
耶○答張敬夫書曰來諭謂靜則溺於虛
無此二字如佛老之論誠有此患若以天
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
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
但見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
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

中自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
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時則
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絶物閉目兀
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
主乎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
者益精明耳又謂其言以靜爲本不若遂
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貫動
靜而必以靜爲本今若遂易爲敬雖若完
全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亦未爲的
當也必如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

夫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
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語卓然意語俱到
當書之座右出入觀省◯南軒張氏曰程
子教人以敬即周子主靜之意◯又曰一
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
靜之意爲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當
深體之也
西山眞氏曰南軒此言蓋合敬靜爲一
學者宜深味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子曰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所謂放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德也程子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乃仁也即此意也然但謂之仁則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

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
舍矣○又曰至貴在我而自失之是可哀
已○又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皆以求
夫不失本心之正而已無他道也○程子
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
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
而上達也○此章孟子指示學者用力之
方最爲深切學者所宜服膺而勿失也○

附註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

又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問心

如何在腔子裏朱子曰敬便在腔子裏

○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朱子曰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上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上些子事

○又曰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

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邢和叔問伊川先生謂二周與楊時似同志然恐二周未可望楊時如何曰周孚先兄弟氣象純明可以入道顧每勸楊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此○問延平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

○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又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
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悞人
朱子曰學者要緊是要理會這一箇心
那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鄭仲禮問
學問之道朱子曰若無存養實踐但欲
曉解文義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
所益

○朱子曰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放
心學者須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
博學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

何所篤行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爾

又曰陳烈初年讀書不理會得又不記因讀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絕人事靜坐室中數月後看文字記性加數倍又聰明

○又曰或者錯看明道之語謂是收拾放心遂如釋氏守箇空寂不知其意謂收心只要存得善端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徒使

空寂而已○又謂門人曰自古聖賢教人
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
作向別處去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
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去提撕便見
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
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
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
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
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
多病痛○又曰學者爲學未問真知與力

行且要收拾此心有箇頓放處若收歛都
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
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又曰學者
工夫只在喚醒上
嘗謂林恪曰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
纔昏睡去也即是放
○又曰人常須收歛箇身心使精神常在
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
○又謂一學者曰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
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

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
業古時英雄豪傑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
及其餘今公問學都倒了纔其所急先其
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
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
得近今公雖曰知為學然却放得遠少間
會失心去不可不覺○西山真氏曰仁者
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
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則非人矣孔門之
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

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義者人所當行之路雖步而不由乎此則陷於邪僻之徑矣世之人乃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正猶病風喪心之人猖狂妄行而不知反也豈不可哀也哉雞犬至輕也放則知求之人心至重也放而不知求借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然則人心之放何也欲汩之則放利誘之則放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人路並言而終獨諄諄

於放心之求能求放心則中有主而行不
失矣求之匪他以敬自持而一念不敢肆
而已心本非外縱之則放求之則存猶反
覆手也心存則仁存仁存則動無非理即
所謂義人路也聖學之要孰先乎此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
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
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
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
朱子曰不知類言其不知以類而推之○

【附註】程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不好了也○永嘉鄭氏曰覽鏡面目有汙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窓壁有塵則必拂之不如是則不能安焉至於方寸之中精明之舍汙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内其為不能充其類不亦甚乎

西山真氏曰程子鄭氏之言皆足以警

學者故附見焉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

為尺寸之膚哉

朱子曰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附註**張子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饜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

○武夷胡氏曰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

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又曰人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
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我
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
昂便不到得墜墮
○朱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
適爲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被恁說得倒了
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眞箇無所失
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
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

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
南軒張氏曰何以爲大且貴人心是已小
且賤則血氣是已血氣亦稟於天非可賤
也而心則爲之宰者也不得其宰則倍天
道情流爲一物斯爲可賤矣人惟不知天
理之存故憧憧然獨以養其口腹爲事自
農工商賈之競爭利以至公卿大夫士之
競爭祿仕皆然也良心日喪人道幾息而
不自知與豈不類於場師之舍梧檟而從
事於樲棘治疾者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

者與雖然失其大者則役於血氣而爲人
欲先立乎其大者則本諸天命而皆至理
一飲一食之間亦莫不有則焉與人之所
以成身而通乎天地者也然則可不謹其
源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
何也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
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

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朱子曰官之爲言主也耳主聽目主視而
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心則主思而外物
不得蔽此耳目所以爲小體而心所以爲
大體也耳目旣爲小體而蔽於物則亦一
物耳以外物交於此物則引之而去必矣
心雖大體而能不蔽於物然或不思則不
得於理而耳目用事終亦不免爲物所引
而去也此二者所以雖皆出於天賦而其

大者又不可以不先立也○【附註】荀子曰
耳目口鼻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
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
君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又曰虛壹
而靜謂之清明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
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
新安倪氏曰先師云荀卿以耳目爲天
官心爲天君又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
而無所受令卽此語以看孟子此章甚
切能先立乎其大者則此心卓然能爲

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
百體從令者也不能先立乎其大者則
退然方聽命於耳目而從其小體所謂
心為形役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
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
○朱子曰心元有思須是人自家主張起
來此最要緊○又曰心之虛靈無有限量
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百世之已
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皆在目前人為利
欲所昏所以不見此理○又曰孟子說先

立乎其大者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
立字昔有人問譙先生為學之道譙曰某
只是先立乎其大者他之學亦自有要卓
然竪起自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内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
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
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
不及人不為憂矣
朱子曰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
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

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也○又曰人能不
以富貴之故而厭貧賤則過人遠矣此章
言人不可以小害大不可以末害本○附
註朱子曰人心亦皆有害一句趙氏謂人
心爲利欲所害此說甚善蓋飢渴害其知
味之性則飮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
其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
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

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
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
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
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
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
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
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
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
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
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

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朱子曰本心謂羞惡之心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盖羞惡之心人

所固有然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附註】謝良佐問於伊川先生曰邢恕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於此

朱子曰程子之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教人言之則忠尤足以發明孟子此章之意

○朱子曰某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求官

職不知是向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說所
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
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
元來亦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所以不見
義理或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
萌動曰只是如此濟甚事今夜愧恥明日
便不做方是若愧恥後又却依舊何濟於
事○南軒張氏曰嘑爾而不受蹴爾而不
屑此其羞惡之心也人之困窮其欲未肆
故其端尚在至於爲萬鍾所動則有不復

顧者矣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人能深味斯
言而得其旨則亦可見外物之無足慕矣
定宇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
成宮室供妻妾濟知識三者人能於此
省察之則知所以遏人欲而擴天理矣
又是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人之不
能爲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爲之今此三
者豈不可以已而乃冒爲之乎此之謂
失其本心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
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

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汩
於私欲故至於失其本心也

心經附註卷三

心經附註卷四

西山真氏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

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附註】程子曰董仲舒有言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仲舒所以度越諸子

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上蔡謝氏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

朱子曰上蔡此言深可畏須是此處立

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
○問利與善之間朱子曰不是冷水便是
熱湯無那中間温吞煖處也○又曰天理
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
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横渠每說豫字
○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為之如何曰事雖
義而心則私如路好人行之是路賊行之
亦是路合如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
是○又曰利與善之間著纔有心要人知
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為利也這箇

極多般擬雖所爲皆善但有一毫歆羨外
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
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爲白矣○又曰世間
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
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
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旣不得爲君子其
爲小人亦不索性可謂誤用其心矣
昨有李某初上一書極說道學恁地不
好那時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說投之即
得超升上州前日其方赴召到行在忽

又上一書極辨道學之義他便道甚有
甚勢要以此相按極好笑
○南軒張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
而入愚以爲莫先於明義利之辨蓋聖賢
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
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敎之所以無窮也
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
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知省察者言
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
而後爲利也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

有淺深之不同其為徇己自私則一而已
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通聖賢之門墻
以求自得豈非却行而望及前人乎學者
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精察於動
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為霄壤之判則有
以用吾力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
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
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皆為人也曰
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為己也嗟乎義利
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

天下國家一也

朱子曰義也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言蓋可謂擴前聖之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與○西山真氏曰朱子云義理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一段工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或無所據以審夫義利之分也此說尤學者所當知

○象山陸氏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苟不於切已觀

者亦恐未能有益也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今為士者固不能免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

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
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
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
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
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
心疾首專主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
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進於場屋其文必
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不詭於聖人
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
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陳埜問今當讀何書朱子曰聖賢教人都是切己說話不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利試自睹當自家今是要人求知要自爲己這便是死生路頭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他來南康某請他說書他却說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爲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

令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便恁疊疊地去了千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以益遠豈不深可痛惜

○蘭溪范氏曰善利之念間不容髮一髮之差遂分舜蹠學者可不戒且懼哉利不必謂貨利凡有利心皆利也予故叢孟子之意為舜蹠圖謂夫善利之念起于心者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又以謂雖舜也一罔念而狂雖蹠也一克念而聖人能於危微之際

而得之則亦幾矣故又以克念罔念之說
繫于舜蹠焉

舜蹠圖

按范氏此圖可與朱子所訂趙氏誠幾
圖參觀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
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
者寡矣

朱子曰欲謂口鼻耳目四肢之所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則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不必沉溺然後爲欲但有所向則爲欲○南軒張氏曰有所向則爲欲多欲則百慮紛紜其心外馳尚何所存乎○【附註】程子曰人於天理昏者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張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盖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呂氏曰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
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
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
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梏亡
之謂寡欲之人則無梏亡之患矣其爲人
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
所由喪而天理滅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
○又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
染者莫如欲○上蔡謝氏曰天理與人欲
相對有一分人欲卽滅一分天理存一分

天理即勝一分人欲○或問謝氏於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嘗初大段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用之類置之只爲合用更無健羨底心○問於外間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就上面做工夫來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却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西山眞氏曰上蔡此二段語乃去人欲

存天理切實工夫

○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朱子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詩文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閑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如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只爲要復此心觀旅獒之書一箇犬受
了有甚大事而反復切諫於此見欲之可
畏無小大皆不可忽○又曰人最不可曉
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
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
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
重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己下底曰不
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
論他只愛官職便殺父與君也敢○勉齋
黃氏曰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

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夫子之告仲弓操存之謂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夫子之告顏淵寡欲之謂也二子之問仁則同而夫子告之異者豈其所到固有淺深與高城深池重門擊柝固足以自守矣內姦

外寇投隙伺便一有少懈而乘之者至矣良將勁卒堅甲利兵掃除妖氛而乾清坤夷矣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眞知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學者所當察也

周子養心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

而存耳盖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附註 朱子曰周子言寡欲以至於無盖恐人以寡欲爲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而已必至於無然後可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又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有以異乎葉氏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體之欲人所不能

無然多而無節則爲心害周子則指心之
流於慾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
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欲則可以盡周子之
無欲矣

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
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
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
公溥庶矣乎

【附註】朱子曰一者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
心豈不一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

○又曰周先生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崖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耳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石子重問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

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唯心之謂與朱子曰此說甚善
按此謂誠體神用即周子靜虛動直之
意
○伊川先生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
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
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
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
按以下所摭四條皆論學者當以聖人
為師而以聞道為要不可恬於小成而

羣於自盡蓋所謂心學者如此而已雖所言不盡同於周子然開示後覺之意則無有不同者焉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

以何為準○又語羅公仲素云今之學者
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
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
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
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為
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
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
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
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以古聖賢
之道則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

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
當為古人之所為才有一事到手便措置
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為文章或志
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由是觀之學
而不聞道猶不學也○朱子曰凡人須以
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
為卑故不肯進抑不知稟性與常人一同
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
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
滚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為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或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為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

徽菴程氏曰學聖賢所知之道無他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

其實而已其反躬也必以無欲爲敬以無息爲誠以日新爲德以富有爲業以一民一物不被其澤爲己任以天下後世不傳此道爲己憂而此心此道之全體妙用皆在其中矣龜山所謂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者此也所謂學聖賢之所爲必欲聞聖賢所得之道者此也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非體之以身從容默會而有深功驗之以心超然自得而有餘者

能之乎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

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附註】朱子謂門人曰程子云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又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

了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
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之心
慶源輔氏曰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
者才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
是為操心之則
○問視箴何以特説心聽箴何以特説性
曰互換説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
就心上説人有秉彛本乎天性道本自在
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
就性上説

白雲許氏曰聽雖主於聲而凡係乎言皆屬聽讀書爲學得之於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若於事物之來應之或差猶可改也至於學問之差爲心術之害遂至於亡其性則不可救藥矣聽言之邪正其可畏也如此

○又曰言箴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

項病痛
程氏復心曰言有不順理處即是心有不順理處故不得於言須求於心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內外表裏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又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曰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是生死路頭

白雲許氏曰視聽言各指一事動則舉一身而言故動箴兼心說謂內而心之動外而身之動皆出於正表裏如一則天理流行若強制於外而動於中者或未盡善則病根不除未爲得也此即慎獨工夫

○又曰四箴舊見只是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意精密眞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者○又曰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四箇箴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

底添不得只是須要自家下工夫實見是
如何看這意思都克去已私無非禮之視
無非禮之聽無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
是甚麼氣象這便是渾然天理這便是仁
范氏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
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
惟心爾往古来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
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
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附註 問所載范箴不知范從誰學朱子曰不曾從人但他自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見呂伯恭甚忽之問似恁地說話人也多說得到須取他則甚曰正爲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

雲峯胡氏曰念卽思之謂而敬卽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銷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 ○

按 朱子旣有取于范氏之箴又爲觀心說以訂釋氏之繆尤有功于聖學令撫

附之庶學者曉然知此之正也當勉彼
之邪也當辨不至於泛求而多惑云
○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
之所以主於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
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
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
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
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邪爲二邪爲
主邪爲客邪爲命物者邪爲命於物者邪
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

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者皆
何爲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
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
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
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
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
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
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
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
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

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
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
不使朝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
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
知覺而謂之操也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
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
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其行
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以
口齕口以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
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

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
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邪
　問未發之前惟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
　又當敬以察之然既發之情是心之用
　審察於此未免以心觀心之病如何朱
　子曰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
　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
　物皆然心為甚是也若欲以所發之心
　別求心之本體則無此理矣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

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
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
敢或易守口如甁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
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
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
臾有間私慾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
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
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附註】問敬齋箴朱子曰此是敬之目說有

許多地頭去處又曰須臾之間以時言毫
釐之差以事言
問毫釐有差天壤易處北溪陳氏曰此
非謂些小事不敬便能做大病是言大
病痛只在微細處失起故千里之繆差
之毫釐然亦當思微細處差失似甚小
可何故便到天地變亂三綱淪九法斁
殆難以空言解釋須多歷人情事變之
熟乃知此不敬之爲害端的處凜乎甚
可畏而非理明義精亦不能發到此真

可為切己箴之救人免陷於夷狄禽獸之歸也

○問敬齋箴後面少些從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語曰如何解迫切今未曾下手便要從容不迫却無此理除非那人做工夫大段迫切然後勸他勿迫如人相戰未曾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曾做工夫便要開後門然亦不解迫切只是不曾做做著時不患其迫切某但常覺得寬緩底意思多耳○勉齋黃氏曰此箴是從粗說入精從

淺入深又曰動靜不違表裏交正是一篇綱領○西山真氏曰敬之爲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臨川吳氏曰敬齋箴凡十章章四句其一言靜無違其二言動無違其三言表之正其四言裏之正其五言心之正而達於事其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其七總前六章其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其九言事不能主一之病其十總結一篇其言持敬工夫周且悉矣

求放心齋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兹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附註 朱子自序云爲程正思作

按 正思名端蒙新安人遷鄱陽從學朱子所著有小學字訓諸書

○朱子謂學者曰自古無放心底聖賢一

念之微所當深謹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
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虛明專靜使道理
從此流出乃善○與呂子約書曰孟子言
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
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
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
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
吾事耶○答何叔京書曰因良心發見之
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
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

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無下手處也
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某向來所
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都
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
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
黙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
能逃吾之鑒耶○勉齋黄氏曰心者神明
之舍虛靈洞徹具衆理而應萬物者也然
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足以爲
吾心之累也此心一爲物欲所累則奔逸

流蕩失其至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之
聖賢戰戰兢兢靜存動察如履淵冰如奉
槃水不使此心少有所放則成性存存而
道義行矣此孟子求放心之一語所以警
學者之意切矣自秦漢以來學者所習不
曰詞章之富則曰記問之博也視古人存
心之學為何事哉及周程倡明聖學以繼
孟子不傳之緒故其所以誨門人者尤先
於持敬敬則此心自存而所以求放心之
要肯歟

尊德性齋銘曰惟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
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
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
其四支褻天之明嫚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
之委我其鑒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
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附註 朱子自序云内弟程允夫以道問學
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
爲作此
按 允夫名洵婺源人從學朱子所著有

尊德性齋集

○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博我以文約
我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

按 朱子平日教人以尊德性道問學二
者不可有偏重之失其見于言者可考
也不能盡錄今摭附凡六條

○又曰若於道理上看未精便須於尊德
性上用功若德性上有不足便須於講學
上著力二者並行庶互相發明可到廣大
輝光之地○又曰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

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
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
答馮作肅書曰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
偏廢則德孤無所利矣○答孫敬甫書曰
程夫子言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
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
一而可行可飛者也其間蓋有全出於異
端而猶不失於為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
理而不足謂之學矣○答王子充書曰令
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專踐履者

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
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
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語矣○
朱子曰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
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
見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按朱子中歲恐學者交修之功不逮而
或至於不振且擇善之未精而或流於
異學之空虛也故於道問學爲重今撫
附凡十條

○又曰萬事在窮理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又曰其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答汪太初書曰嘗聞學之雜者似博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揜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

按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乃玉峯

胡氏之言

○答趙民表書曰古人之學以致知爲先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答劉公度書曰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閑廢書不講而反以

持守之事爲講説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
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
答范文叔書曰尹和靖門人賛其師云丕
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要
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答劉定夫
書曰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
許多閑雜説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
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説學不在書
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梢説得張皇都無
收拾只是一場大脱空直是可惡○答劉

季章書曰趂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實基趾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討較別尋路脉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厖負平生也○朱子曰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得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坏子有這坏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

按朱子晩歲以學者專講說而廢涵養將流於言語文字之陋而不自覺故又於尊德性爲重既爲程允夫作銘且屢有戀于從遊者蓋定論也故心經以是終焉後之學者誠力於斯而知所歸宿則德可修道可凝而作聖之功可幾矣

今據附凡十一條

○又曰不尊德性則懈怠弛慢矣學何從而進

或人請諸經之疑先生既答之復曰今

雖盡與公說公盡曉得不於自家心地上做工夫亦不濟事○又曰如今理會道理若不識箇頭都是閑話這源頭是甚麽只在身已上固有底仁義禮智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以講學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

○一日謂諸生曰某患學者談空說妙姑欲令先通曉文義就文求意下梢頭往往

又只守定冊子上言語却看得不切己須是將切己看玩味入心力去行之方有所益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旣釋書則別是一般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養

須要浹洽因言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養工夫否曰某爲見人讀書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養令胷中有所得耳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又一士友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曰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是子細讀書之異名也大率與人說話便是難某只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个硬來解說此是隨語

生解支離延蔓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
說得遠如此讀書全不是自做工夫全
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
○葉賀孫問往前承誨只就窮理說較多
此來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上一截數
數蒙提警此意是如何曰已前也說了只
是夾雜說但覺得近日諸公去理會窮理
工夫多又自漸漸不着身已
又曰今有學者在某門者其於考理非
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然所爲却顛

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人只管道
某不合引他如今被他累却不知渠實
是理會得某如何不與他說然所爲背
馳者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力只是徒
然耳

○廖德明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雖能
閑邪存誠懲忿窒慾至處事差失則奈何
曰未說到差處且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
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知人却
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

明不肯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
便稱是道理令人每每如此○答項平父
書曰所喩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憮然所
警於昏惰者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
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
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
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
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
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
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己為

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
庶幾不墮一邊耳◯答林擇之書曰涵養
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
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
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
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竊
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
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
處◯答劉子澄書曰日前為學緩於反己
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著文字亦坐此

病多無着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
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
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
絕不聞此等今乃深有望於吾子自此惠
書痛加鐫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又曰
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
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
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眞別有
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答何叔京書曰
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

者爲不少矣某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
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
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
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
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
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
之知此則知仁矣
又曰某緣日前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
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
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

志亦不復遷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也

○答程允夫書曰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爲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答黄直卿書曰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説出正意令其寛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硏究纎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須勇革不可苟避譏

笑却誤人也
北溪陳氏曰老先生平日教人最喫緊處尊德性道問學二件工夫固不偏廢而所大段著力處却多在道問學上江西一派却只是厭煩就簡偏在尊德性上去先生蓋深病之○**按**朱子晩年答項平父及林擇之劉子澄何叔京程允夫黃直卿書其言如此朱子沒後陳氏之言如彼則考亭之學固不俟一再傳而未免失眞者矣宜臨川吳氏於北溪

有不能滿爲殆此類也夫

○勉齋黃氏答李敬子書曰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工夫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

問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詞氣容止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理不中理十得其七八矣以此律之庶不至流而為口耳之學也嘗觀明道先生語謝上蔡云諸公來此只是學某說話上蔡請益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實為己者也明道尚以此箴之使視今之學者則豈不大為之太息乎老矣他無所望於世只是望得先師之學有傳故不自知其僭越及於此也○又曰每念

先師以一生辛苦著書惠後學光明煒燁而諸生莫有能達其旨趣者又復數年傳習益訛先師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果齋李氏曰洙泗以還傳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晩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

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
益切矣○慈溪黃氏曰古者教人爲學以
躬行爲本躬行以孝弟爲先文則行有餘
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
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
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反忘孝弟謹
信之切近乎二程先生發明周子之說以
達於孔孟由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說未嘗
不兼舉後有學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二
程既歿門人弟子多潛移於禪學而不自

矣雖晦翁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一切反而歸之平實平生用功多於論語平生說論語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太極性命等說乃因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論而發文公既殁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于其切實而獨于其高遠講學捨論語不言而必先大易說論語捨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凡皆文公平日之所深戒學者乃自偷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無關躬行竊嘗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源浚其源爲酌水計

也反舍其求而不酌何義也食實者必泝其根泝其根爲食實地也反棄其實而不食何見也正躬行者必精性理精性理爲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於不問何爲邪漢唐老師宿儒泥於訓詁多不精義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何如邪竊意儒先講貫已精之餘正學者敬信服行之日由儒先之發明以反求乎孔子之大旨知性命之從

來以歸宿於孝弟之實行又可更求多於
言語問哉○又曰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夫
子有不得已而見於答問者亦皆正爲學
者躬行而發周程既歿學者談虛以僞易
真是非貿亂文公先生於是力主知行之
說必使先明義理別白是非然後見之躬
行可免陷入異端之弊此其捄世之心甚
切析理之說甚精至 旨因其言之已明正
其身之所 所不可顧乃掇
拾緒餘 之議論竟無

一日之[illegible]轉以欺世風
俗大壞甚[illegible]以講明之初意
夫豈若是然則吾[illegible]其可不重加警省而
徒以多言為能哉○臨川吳氏曰天之所
以生人人之所以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
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
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逮
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為一程
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
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

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

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猶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

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

按學者之弊非馳心簡捷蕩而爲異學之空虛則極意鑽研流而爲俗學之卑陋在先哲之時已然而況後此三百年之久哉勉齋黃氏果齋李氏親受業考亭而得其傳者其隱憂如此慈溪黃氏臨川吳氏皆私淑考亭而與聞斯道者其公誦又如此則其知之真見之的誠若有天相其間而不使斯道之終晦于

天下也學者於此痛心刻骨以朱子爲
師以敬爲入道之要求放心尊德性而
輔之以學問先之以力行堅之以持守
俾空虛者反就乎平實卑近者上達于
高明則聖門全體大用之學或庶幾焉
而此經所撫亦不爲空言矣有志之士
願相與勉之

心經附註卷四終

心經後論

滉少時游學漢中始見此書於逆旅而求得之雖中以病廢而有晩悟難成之嘆然而其初感發興起於此事者此書之力也故平生尊信此書亦不在四子近思錄之下矣及其每讀至篇末也又未嘗不致疑於其間以爲吳氏之爲此說何見篁墩之取此條何意其無乃有欲率天下歸陸氏之意歟既而又自解以爲朱子之學大中至正無墮於一偏之弊矣猶自謂有浮泛

之失力戒門人以收歛著實功夫自今而遡求之其從游之士私淑之徒或未能深體此意流而為口耳之習者不少二公生於其後而任斯道捄流弊之意切不得已而為此言是亦朱子之意耳亦何傷之有哉所可疑者草廬之為陸學當時已有其議後世公論亦多云云又未知篁墩之為人與為學畢竟何如耳頃者横城趙士敬因讀皇明通紀録示其中篁墩公事實數三條然後略知篁墩之為人與為學乃如

此於是慨然而嘆憝焉而傷者累月而猶不釋也盖其三條內其一賣題事也而此事梗槩曾於孫樹褒談見之矣公與劉健齊名而嘗偶言健短於詩健嘲之此獄之成健為之也浼以為賂賣之事稍知自好有廉隅者不為而謂以公之賢求古人心學負天下重名而為之乎況彼時健方入閣用事安知其誣搆叢劾者不由於承健風旨而然乎其二汪循之論謂公於勢利二字未能擺脫得去此未知所指為何事

若果有實事之可指則是自不免上蔡鶡
鶡之譏其於心學之傳固難議爲不然吾
恐循也徒見斯人曾被責題之累因以勢
利目之也則其事之虛實既未的知又安
可以是爲斯人之定論乎其三則陳建論
公道二編說也其說云篁墩欲彌縫陸學
乃取朱陸二家言論早晚一切顛倒變亂
之矯誣朱子以爲早年誤疑象山晚年始
悔悟而與象山合其誤後學甚矣因爲之
著學蔀通辨編年考訂以究極同異是非

之歸云噫信斯言也篁墩其果誤矣其爲學果有可疑者矣盖嘗思之朱陸二氏之不同非故有意於不同也此儒而彼禪此正而彼邪此公平而彼私狠夫如是安得而相同耶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子思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二者之相須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一而可行可飛者此實朱子之說也吾儒家法本自如此老先生一生從事於斯二者纔覺有一邊偏重

即猛省而痛改之故其見於書尺往復之
間者互有抑揚此乃自用吾法而自相資
相發以趨於大中至正之道耳豈初年全
迷於文義之末及見象山然後始悟而收
歸本原乎哉余未見道一編未知其爲說
如何然執書名而揆陳語其必謂道一而
無二陸氏頓悟而有一朱子早二而晚一
苟如是則是陸無資於朱而朱反有資於
陸矣斯不亦謬之甚耶昔程允夫欲援蘇
而附於程有蘇程之室之語朱子斥之曰

是無異於雜薰蕕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愚謂篁墩之欲同二家殆亦同歸於允夫之見矣向使朱子真有晚同之實則陸氏之死也與人書何以嘆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而遽至此哉又何以憂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哉又象山嘗告其門人曰朱元晦如泰山喬嶽惟恨其自是已見不肯聽人說話（不能盡記本語大意如此）是則二氏之平日未嘗有一語相許以道同也而後人

欲牽合附會強使之同歸豈可得耶其見
既誤則其心亦苟至以是著為成書將以
誤天下後世之人也殊不知已往之跡一
定而難易是非之明無時而可欺其所勸
警而僅就者適足以見吾心之罅隙而來
天下之譏議由是觀之賂賣之獄雖曰誣
陷而勢利之誚恐或有以自召之也此滉
所以嘆傷累月而猶未釋者也或曰如子
之言心經其不足尊信乎曰是則不然也
吾觀是書其經則自詩書易以及于程朱

說皆聖賢大訓也其註則由濂洛關閩兼取於後來諸賢之說無非至言也何可以篁墩之失而幷大訓至論不爲之尊信乎曰其他固然矣至於末章之註也既以朱子說分初晩之異而以草廬之說終焉此正與道一編同一規模議論也子何譏斥於道一而反有取於此註耶曰徒務博文而少緩於約禮則其弊必至於口耳之習故朱子於當時其憂之戒之之切誠有如此註所引十二條之說其門人之述行狀

又云晩見諸生繳繞於文義始頗指示本
體云云則尊德性以救文義之弊非篁墩
之說也乃朱子之意固然也篁墩於此但
不當區區於初晩之分耳若其遵朱子之
意賛西山之經註此於篇終欲以捄末學
之誤實亦至當而不可易也況只引朱說
而補以諸儒發明朱說之條未嘗一言及
於陸氏之學以為朱子晩悔而與此合如
道一編之所謂乎故滉竊以謂今之學者
當知博約兩至朱子之成功二功相益吾

儒之本法以此讀此經此註而不以篁墩
道一編之繆參亂於其間則所以爲聖爲
賢之功端在於此矣其尊之信之當如何
哉許魯齋嘗曰吾於小學敬之如神明尊
之如父母愚於心經亦云惟草廬公之說
反復研究終有伊蒲塞氣味羅整菴之論
得之學者當領其意而擇其言同者取之
不同者去之其亦庶乎其可也

皇明嘉靖四十五年歲丙寅孟秋日真城
李滉謹書